

Amin Maalou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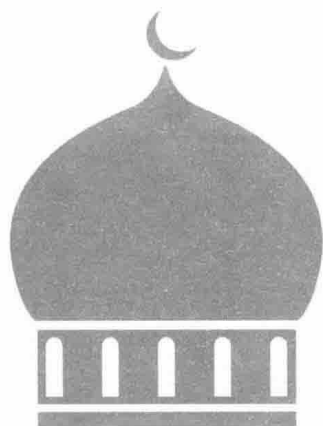
撒马尔罕

SAMARKAND

[法]阿敏·马卢夫 / 著 黄思恩 林子涵 彭广恺 / 译

撒马尔罕，
那大地上曾迎向阳光的最美的脸庞。
你看，她的荣耀不是凌驾于所有城池吗？
她的手不是握有他们的命运吗？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撒马尔罕

SAMARKAND

[法]阿敏·马卢夫 / 著 黄思恩 林子涵 彭广恺 / 译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撒马尔罕 / (法) 阿敏·马卢夫著; 黄思恩, 林子涵, 彭广恺译. —北京: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7. 11
ISBN 978-7-5139-1480-2

I. ①撒… II. ①阿… ②黄… ③林… ④彭…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71642 号

©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7

Title: Samarcande

Author: Amin MAALOUF

© 1988 by Editions Jean-Claude Lattè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Dakai Agency Limited

版权登记号: 01-2017-4091

撒马尔罕

SA MA ER HAN

出 版 人	许久文
著 者	(法) 阿敏·马卢夫
特约策划编辑	黄 龑 北京红点智慧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责 任 编 辑	王 颂
封 面 设 计	隋 军
出 版 发 行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	(010) 59417747 59419778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中路 10 号望海楼 E 座 7 层
邮 编	100142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第 3 次印刷
开 本	889 mm × 1087 mm 1/32
印 张	10.25
字 数	30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139-1480-2
定 价	68.00 元

注: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译 序

中亚，这块位于亚洲内陆的广袤大地，自古即为草原民族活动的舞台，也许因为草原民族四处游走的习性，其文化大多为口传，很少以文字的形式保存下来。由此相较于其东方的中国、西南方的伊朗，中亚历史的追溯之路显得特别艰辛。不仅如此，刚刚接触中亚史的读者，还易迷失于有限而繁杂的史籍资料中，除了先得对照古今地图辨识边界地域，还需厘清当时并存的阿拉伯、波斯和突厥人势力的消长。

本书共分为四个部分：前两个部分是十一到十二世纪的中亚和波斯，当时伊斯兰世界已进入第二个世袭哈里发朝——阿拔斯时代（公元750年-1258年），但哈里发的势力已名存实亡，只不过是必须得到各地强权承认和保护才能生存的名义共主。当时东方穆斯林世界的真正统治者正值鼎盛时期的大塞尔柱帝国（公元1037年-1194年），其领土东起阿富汗的喀布尔，西至小亚细亚，横跨大半个穆斯林世界；还有统治阿姆河以北中地区^[1]的哈喇汗王朝（公元840年-1212年）。这两个相互抗衡的强权皆为突厥人所建，说明突厥人取代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成为中亚新霸主。政治上，波斯人对必须听命于文明程度

[1] 河中地区是指中亚锡尔河和阿姆河两流域之间的地区，包括今日乌兹别克斯坦全境和哈萨克斯坦西南部，自古即为欧亚陆路主商道和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中国西汉时期的张骞“通西域”，即是通到河中地区的费尔干纳谷地，当时为大宛国。撒马尔罕、布哈拉等都是河中地区的大城。宋代，金灭辽，辽之皇裔耶律大石率众西走，至中亚建立西辽国，即在河中。又明代中亚帖木儿帝国（公元1370年-1526年）的根据地也是河中地区。

不如他们、且不重视文化发展的突厥统治者感到痛苦；宗教上，新皈依伊斯兰教的突厥统治者与伊斯兰宗教人士和各派间的关系、伊斯兰各教派间的正统之争和彼此倾轧（包括掌握主流优势的逊尼派人士对什叶派的挾伐与迫害，以及什叶派“异端”伊斯玛仪派藉由阿煞星所进行的反扑），更使当时的宗教冲突越演越烈。

本书的后两部分则将时空拉回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伊朗，彼时的伊朗为卡札尔王朝（公元1794年-1925年）中后期。政治上，王权在维新改革和英、俄强权的欺凌间摇摆，民主立宪人士与保守宗教势力相互对峙；宗教上，伊朗已成为以什叶派伊斯兰教立国的国度，其政教合一的主流势力对新兴宗教（如巴孛教或巴哈伊教）强加迫害。

本书作者阿敏·马卢夫具有高超的串连历史和铺陈故事的能力，他以波斯天文学家、数学家、医生、哲学家及文学家——奥马尔·卡亚姆（公元1048年-1131年）的《鲁拜集》为线索，成功地将十一、十二世纪和十九、二十世纪这两个相距遥远的时代编织在一起，并呈现出各自的繁盛和喧嚣。透过本书，读者可以通过一种观剧的方式，对于中亚和伊朗在这两个历史时期的纷乱历史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而如果愿意对照前后，想必读者也将不难发现，伊朗——或中亚地区，无论是在中世纪还是现代，始终都摆脱不了宗教迫害与政治纷争的厄运，从而为之感叹不已。

本书的书名——“撒马尔罕”，位于今日的中亚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为乌国的第二大城市。也许读者会对这个书名产生疑问，因为书中的故事多半发生在伊朗，真正发生在撒城的倒很少。译者在此想强调的是，目前世界地图上的国家，大部分是十九世纪末以后才出现的；中世纪的中亚和中东世界，则分属于几个幅员辽阔的王朝或帝国管辖，因此仍是一个相互交融的完整国度，而河中地区更是自古即为伊朗文化圈的一部分；由此来看，从撒马尔罕到伊斯法罕，基本上是同一个文化地域；如此以“撒马尔罕”作为这本中亚历史小说之名，也是恰如其题了。

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译者尽力为一些历史名词以及伊斯兰教、波斯或中亚的相关背景知识作译注。而原文书中以斜体字标示出来的波斯语或阿拉伯语词汇，译者也皆尽量在译文中保留音译，再以译注的方式解释该词的意思，附上中英法文的索引以利读者查考。特别要说明的是：卡亚姆的《鲁拜集》怕有几十种中文翻译本，在手法上，有的侧重文字直译，有的则更讲求意境体会，在翻译取材上，有的从波斯文本直译，更多的则是从十九世纪英国费兹杰罗德的英译本翻译。本书所引用的卡亚姆的“鲁拜”诗，一方面尊重作者阿敏·马卢夫的法文翻译，另一方面则部分参考了张鸿年先生从波斯语翻译过来的《鲁拜集》（湖南长沙：湖南文艺，2001）。

最后，特别感谢译者之外子在波斯语和阿拉伯语词汇翻译上提供的大力协助。

黄思恩

序 曲

有一本书，在大西洋海底。我要告诉你们它的历史。

也许你们知道这个故事的结尾，当时所有报纸都报导了此事，并对此进行了深入追踪。当泰坦尼克号在 1912 年 4 月 14 日午夜沉入美洲新大陆的外海时，有一个崇高的牺牲者随着它葬身海底。那是一本书——唯有这本书可以证明是由波斯哲人、诗人及天文学家奥马尔·卡亚姆创作了《鲁拜集》^[1]。

我不用对这起船难多作赘述，许多人早就以美金估算了它的损失，列出死亡名单，对死者的最后遗言详加报导。但这件事却在六年后依旧深深困扰着我，我对于自己作为一个差劲的守护者感到懊丧不已。难道不是我——本杰明·欧·雷萨吉，硬生生把那本书从它的出生地夺走的吗？难道它不是被我放在行李箱里，随我搭上泰坦尼克号的死亡之旅吗？难道它在历史中随波逐流的漫长旅程，不是因为我的懈怠才在这个世纪被迫中止的吗？

从船难那时起，我的世界倒卧于血泊和阴影里，如同受伤般，日子一天比一天灰败，生命不再对我绽放笑靥。我把自己与人群隔离，

[1] “鲁拜集”是指汇集“鲁拜”诗的作品集。“鲁拜”诗是一种波斯的四行诗体，形式短小精炼，第一、二、四句协韵，第三句不协韵，许多波斯诗人（包括现代伊朗文人）都喜欢利用这种短小的诗歌形式来抒情或阐明道理。

只为倾听我记忆中的声音，悉心呵护一个天真的希望：那份手稿会重见天日。我顽固地相信，在黄金打造的书盒保护下，它一定能被完整无缺地从黑暗的深海中打捞出来，它的命运将因一个全新的探索过程而丰富。人们可以用手指指着它，打开它，迷失在书里；一双双着迷的眼睛，将会如探险般，追寻写在内文四周边缘处的史实故事，他们会从中发现那位诗人，他的第一个句子、他的第一次醉酒，他的第一次恐惧，还有阿煞星，然后他们会停下来，怀疑地审视里面的故事，同时开始浏览由浅棕色和祖母绿色交织而成的插图。

这本书上既无日期，也无签名，有的只是这些，或热情澎湃，或超然脱俗的文字。撒马尔罕，那大地上曾迎向阳光的最美的脸庞。

目 录

译序 01

序曲 01

I 诗人与爱人 01

II 阿煞星的天堂 89

III 千禧年之末 161

IV 海上诗人 235

I | 诗人与爱人

这人世有谁清白无罪，你说。

清白无罪他怎么能活，你说。

我作奸犯科，你滥施刑罚，

你我区别何在，你说。

——奥马尔·卡亚姆

1

撒马尔罕，缓慢而沉闷的一天。到了傍晚时分，城里的居民选择来到胡椒市场旁的死胡同——双酒馆巷里，消磨最后的白昼时光。他们并非为了麝香味四溢的粟特^[1]葡萄酒而来，而是为了看着人们在那儿进进出出，间或拦下一位醉醺醺的买醉者，将他推倒在地，极尽能事地羞辱他，诅咒他在大限之时堕入地狱，让地狱之火唤起他对葡萄酒的血色记忆！

《鲁拜集》的手稿问世于公元 1072 年夏天，它的诞生完全是一个巧合。奥马尔·卡亚姆二十四岁时来到撒马尔罕，初抵异地的他，犹豫着当天晚上是住在酒馆里，还是去街头散散步。最后，他选择了散

[1] 粟特为主要分布于今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尚河流域的古代民族，中国史籍常称之为“杂种胡”，所操粟特语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中的东伊朗语的一支。据《隋书》记载，粟特先民原居于祁连山下之昭武城（今甘肃张掖），后为匈奴所破，被迫西迁至中亚，并建立了康（今撒马尔罕）、安（今布哈拉）、石（今塔什干）等等小国，此即中国史籍中所称之昭武九姓。粟特地区有多种宗教并存，其中最具影响者当推拜火教。然而粟特的拜火教融入了当地的偶像崇拜，故与波斯的拜火教有很大不同。佛教与其他印度宗教在粟特人生活中亦颇有影响力。此外景教与摩尼教也同时存在。粟特是丝路上极为活跃的商业民族，汉、唐之间，许多粟特人即沿着丝绸之路东行，经商贸易，故有许多人就此移居中国。

步，惬意地走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享受探寻的乐趣。夕阳西下，这座城市更显出其千姿百媚来。经过鲁巴尔卜野地街时，一个小男孩冷不丁地冲了出来，他光着脚踩在宽阔的鹅卵石路上，脖子上紧夹着一个刚从商店里偷来的苹果。在广场市集的一家店铺里，一群玩着双陆棋的人正在油灯微弱的灯光下厮杀，两个骰子不断地抛向空中，响起一连串咒骂声和止不住的笑声。在制绳作坊集中的拱顶长廊下，一个赶骡子的人在水池旁停了下来，他把手伸入池中，任凭流水泻入两掌间的缝隙，然后弯下腰来喝水。他噙起双唇，仿佛正在亲吻熟睡婴孩的前额，直到他干渴的身体终于获得满足，这才把双手举到脸上，嘴里呢喃着祝祷之词，感谢神的恩典。接着他拿出一个挖空瓜肉的西瓜皮，装满水，拿给他的牲口喝，也该轮到它滋润一下了。

在贩卖熟食的市集广场，卡亚姆的目光被一名十五六岁、怀着身孕的女孩吸引住了，她的面纱掀开，毫无修饰的双唇不带一丝微笑，也未发出一句言语，却轻轻地从他手上拿走一些他刚买来的烤杏仁。路旁的行人却不以为意，因为在撒马尔罕有个古老的风俗：当一位即将为人母的妇女在街上碰到令她合意的陌生人时，她必须大胆地要求分享他手里的食物，如此她腹中的宝宝才会长得英俊，拥有和那位陌生人一般的修长身材和高贵稳重的举止。

目送那女子离开后，卡亚姆继续闲逛，他自豪地津津有味地嚼着剩下的杏仁，忽然，一阵吵闹将他拉回现实，他发现自己不知何时走进了一堆闹哄哄的人群。人群中，一个四肢瘦削细长的老男人坐在地上，他头顶仅剩几根白发，稀疏地散落在深褐色的脑袋上。他使出全身力气发出的嘶吼声，也不过是气若游丝般的一连串呜咽。

在这个可怜的老人附近，一群男人手上挥舞着棍棒，互相炫耀着自己的胡须；另一群人则兴奋地看着这一切。观众中有人注意到卡亚姆惊恐的神情，便大声安抚他：“别担心！那是‘瘦削杰伯尔’。”卡亚姆向后退了一步，觉得有些羞愧。“杰伯尔！阿布·阿里的门徒。”他低声咕哝着。

阿布·阿里是个再平常不过的名字，然而，凡是布哈拉^[1]、哥多华、巴里黑和巴格达的读书人，一提到这个名字莫不肃然起敬。他们所知道的阿布·阿里不是别人，正是阿布·阿里·伊本·西那^[2]，西方人称他为阿维西那。卡亚姆从未见过他，因为这位贤者在他出生前十一年就已离开了人世，但卡亚姆仍崇拜并尊敬地视他为独一无二的大师、知识渊博的智者，对理性的倡导者。

卡亚姆再次轻声低语：“杰伯尔！阿布·阿里最钟爱的门徒。”尽管是头一次见到他，但对于杰伯尔的悲惨际遇，他早有耳闻。阿布·阿里原本认定他为自己医学和哲学思想的继承者；他欣赏杰伯尔的雄辩，只有在杰伯尔傲慢时，他才会加以责备。这种傲慢和直言不讳为杰伯尔换来数次入狱和三次鞭打示众，最后一次是当着他家人的面在撒马尔罕大广场被鞭打了一百五十下。那次羞辱后，他一蹶不振。而他到底是从何时开始发疯的呢？据说是在他妻子死之后，从那时起，人们便看到他衣衫褴褛、步履不稳地四处晃荡，嘴里不断吼叫或不堪入耳地咒骂着。在他身后，常常跟着一群顽劣的孩童，他们拍着手，拿尖锐的石头丢他，直到他哭嚎为止。

卡亚姆暗自思量：“我要是不小心，说不定也会沦落到这个可怜家伙的地步。”他并不太害怕酒醉，他和酒早已学会相互尊敬，谁都不会让谁变得卑贱。他害怕的只是自己的体面，终有一天会被无知的大众摧毁。他一心只想逃离现场不再看这可悲的一幕，然而，他没法扔下

[1] 布哈拉位于今日乌兹别克斯坦中部，当时是西黑汗王朝（公元1042年-1212年）的首都；科尔多瓦位于今日西班牙南部的安达鲁西亚地区，曾经是后乌迈亚哈里发朝（公元756年-1031年）的首都，当时是全欧洲人口最多的大城；巴里黑位于今日阿富汗北部，为当时人文荟萃的大城；巴格达是今日伊拉克的首都，当时也是伊斯兰阿拔斯哈里发朝（公元750年-1258年）的首都。

[2] 阿布·阿里·伊本·西那（约公元980年-1037年）为一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在哲学、医学、自然科学、文学上皆极有成就。尤其他的医学著作《医典》，更是十七世纪以前欧、亚广大地区的主要医学教科书和参考书。西方人多称之为阿维西那。

阿布·阿里的门徒不顾，于是转而坚定地向前迈进几步，大声地说道：“你们饶了这可怜的人吧！”

一个拿着棍棒、头目模样的人走了过来，他的脸上有一道深深的疤痕自右耳划到下颚上方。这张疤痕脸忽然凑近卡亚姆，狠狠地说道：“这个人是酒鬼，是不信教的，是哲学家！”尤其是最后的这“哲学家”三个字，犹如咒骂般嘶声丢出。

“我们撒马尔罕不需要哲学家！”围观众人高声地附和着。

对这些人而言，“哲学”这个词代表的就是世俗褻神的希腊科学，用更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指那些既非宗教也非文学的东西。尽管年纪尚轻，奥马尔·卡亚姆却早已是闻名遐迩的哲学家，比可怜的杰伯尔更受人瞩目。

不过疤痕脸并未认出卡亚姆来。他转身走向颓然倒地的杰伯尔，一把抓住他的头发，把他的头狠狠按到地上，不断撞击地面，杰伯尔眼看就要被他杀死，卡亚姆一把拉住了那男人的手。

“饶了这可怜的人吧！他不过是个嫖夫，一个生病的人，一个疯子。难道你们看不出来吗，他连嘴唇都动不了了。”

疤痕脸甩开卡亚姆的手，指着他的胡子说道：“你好像很了解他嘛！你是谁？你不是撒马尔罕人，在这个城里没人见过你。”

卡亚姆推开那个男人的手，但动作并不粗鲁，以免那个男人找理由揍他。男人向前进了一步，继续质问：“陌生人，你叫什么名字？”

卡亚姆不愿让自己陷入麻烦中，他抬起双眼，望向天空，一抹新月甫从薄云之中露出面来。他保持静默，然后长叹一声，一边数着星星，一边离开这群人，希望回到安全的地方。

但众人将他团团围住，有些人伸手推揉着他，他从自己的思绪中回到了现实。

“我叫卡亚姆，是尼夏浦尔^[1]的易卜拉欣之子。你又是谁？”疤痕脸并无意介绍自己，掌握发问权的是他，反正后面卡亚姆自会知道他的名字。

此刻他还只是个学生，外号“疤痕脸”，手里拿着棍棒，嘴里骂骂咧咧，然而不久之后，他就会令整个撒马尔罕风云变色。不过现在他的影响力只限于他周围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对他唯命是从。

突然，疤痕脸的眼睛亮了，他回到自己的追随者中间大声叫道：“天啊！我怎会认不出卡亚姆——尼夏浦尔的易卜拉欣·卡亚姆之子呢？卡亚姆，呼罗珊之星，波斯与美索不达米亚的天才，哲学家的国王！”

他手放至自己缠头巾两侧，朝卡亚姆弯腰行礼，嘲弄揶揄的口吻成功地引来所有围观者的哄笑。“我怎么会认不出作出这么一首‘虔诚敬神’的四行诗的人呢？”

主啊，你打碎了我的酒壶，
断绝了我的享乐之路。
将猩红的酒泼洒在地，
恕我无礼，难道你也醉得一塌糊涂？”

听着他的吟诵，卡亚姆心中恼怒，但担心他对自己不利，于是不假思索地大声否认道：“我不知道这首诗，这首诗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但我自己曾做过一首这样的诗：

他们一无所知，他们也不想知道。
无知者统治今世！

[1] 尼夏浦尔位于伊朗东方的呼罗珊地区，自古即在丝路上占有重要的战略位置；而在蒙古入侵（公元1219年）前，这座城更是伊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之一。

你若不加入，他们就称你为不信者。

别理他们，卡亚姆，继续你的旅程。”

卡亚姆实在不该用“无知者”这个词讽刺他的对手。果然，所有人一听及此，立刻一拥而上，用手撕扯他的袍子。卡亚姆四处躲闪，一个踉跄，背部撞到一人的膝盖，然后整个人跌坐在鹅卵石地面上。重重的包袱压在他身上，像要把他碾碎，他不想再挣扎了，觉得那样太有失体面，于是决定任由这群暴徒撕碎自己的衣服，让自己成为一位殉道者。他没有任何感觉，也听不到任何声音，他把自己封闭起来，麻木地任他们拳打脚踢。

也不知过了多久，十个武装士兵突破人群闯了进来，破坏了他的殉道。他们的毛毡帽上有象征阿赫达斯^[1]——撒马尔罕民兵队的浅绿色徽章，那些施暴者一看见他们便丢下卡亚姆退到远处，然后，为了合法化自己的行为，他们大声叫道：“他是炼金术士！他是炼金术士！”暴徒还要求其余的围观者作证。

因为在统治者眼中，当哲学家并非罪过，但进行炼金术却意味着找死。巡逻队队长无意和他们争论，只是说：“如果这个人真是炼金术士，那我们就该把他带到大奥哈迪^[2]阿布·塔赫尔面前去。”

此时，早已被众人遗忘的“瘦削杰伯尔”匍匐着爬向离他最近的酒馆，然后以最快的速度爬进去，显然他已下定决心不再踏出门口一步。卡亚姆支撑着独自站起身，沉默地昂首前行，他挺立的身姿完全遮盖了衣服被扯碎的窘境，淌着血的面庞恰似象征谦逊的面纱。民兵们手执火炬在他身前引路，攻击他的人则尾随其后，在他们之后还跟

[1] “阿赫达斯”为城市民兵部队之意。

[2] “奥哈迪”一词为阿拉伯语，为“教法官”之意，即依照伊斯兰教法处理穆斯林之间的民事、商事、刑事等诉讼并执行审判的官员。本属低级行政官员，但其社会地位在阿拔斯哈里发朝时明显提高，许多“奥哈迪”由教法学家出任，且不受地方行政长官约束，可以独立行使司法和审判权。

着一群看热闹的人。

卡亚姆视他们如无物，对他来说，这个城市已然荒芜，这个国家变得死寂，天空没有一片云彩，他在神游中回到若干年前的撒马尔罕。

那时，他在旅行了三个星期之后抵达了撒马尔罕，未曾稍作停息，便朝传闻中的地方奔去。传闻中说：到库罕第斯台地上面的老城堡去，从那里极目四望，你会看到水流、绿荫、花圃，以及被最聪明的园丁修剪成如同公牛、大象、健壮的骆驼或腾跃的黑豹模样的柏树。说真的，即使在城里，从修道院门到屋门，再到中国门，茂密繁盛的果园和波光粼粼的河流，都是卡亚姆前所未见的。此外，高耸入云的砖造宣礼塔遍地都是，与塔相互掩映的则是层层拱顶、站在瞭望台上的看守人、藏在湖边柳树下的一窝蛋和一个裸身在湖中游泳、正将她的秀发甩向炎热风中的女人。

这情景不就是某位不知名画家笔下呼之欲出的天堂吗？所以当他被带到位于阿斯菲札尔区的大奥哈迪的住处时，他的脑海中不断浮现出那些美景，他告诉自己：“就算我的湖中美女只是一场幻想，就算现实冷酷和丑陋，就算这个凉飕飕的夜晚是我的最后一晚，我也绝对不会痛恨这个城市。”